



## • 環 仁 •

火車正飛馳著，雖然所有的窗子和車門都緊緊地關著，仍舊抵不住酷冷的寒氣，尤其今年的冬天，冷得更厲害。我已穿上了最暖和的冬衣，還是不由自主地抖著。要不是明天考試，真想把雙手放在衣袋裡，也許可以暖和些，可是現在只好伸出右手，捧著筆記本，勉強地振作精神，把眼光放在書上看下去。

冬天的夜幕垂下得特別快，過南港不久，車廂外面已看不見東西了。車廂內昏暗的燈光，實在教人無法看書。我習慣地望了一下電燈，準備收起筆記本，但是我愣住了，我的視線並沒有收回來，它停留在四五尺遠的一位老年人的身上。

他，看起來是一位將近古稀的老年人，瘦瘦的身材，略為駝背，穿著一件佈滿補釘的薄大衣，帶了一頂破舊不堪的絨帽。他的手和腳，不停地顫抖著，頻頻向座上的旅客作揖。口中微弱的聲音雖為輕輕的火車輪聲所掩蓋。但我明白他是一個乞者，一個日薄西山，氣息奄奄的乞者。平常，乞丐給我的印象很壞，因為我知道許多乞丐是偽裝的，白天在街上行乞，晚上回到家裡，脫下「征袍」，卸下「偽裝」，換上西服，恢復本來面目，另行他吃、喝、嫖、賭的享受去了。但是這位老者，我直覺的知道他絕非偽裝，他像一支犀利無比的長戟，深深地刺入我的心中，使我難受極了。

我靜靜地等待著，希望他能走向這邊來。出乎我意料的，他沒有走向這邊來。他在頻頻向旅客行禮之餘，還帶著一份驚恐懼怕的心情，抽暇往這端回顧。起初我不曉得他為什麼這樣做，後來我想到他一定是沒有車票，就心列車長的檢查。當他每次回顧時，我總以尊敬和憐憫的眼光看他，看他的額角、臉頰，儘是深深的紋溝，它們告訴了我這位老人的過去，顯然地，這些深陷的紋溝，正反映出過

去的生活，是多麼的坎坷，受了多少的折磨。營養不良導致他的皮膚縮縛得更厲害了。

他年齡那麼大了，還向較他年輕的人行禮。我細心地瞧著，他向幾個西裝畢挺，腰肥頰豐的富商求乞。他是那麼誠摯地唱喏，然而却得不到一點慰藉。更教人痛心的是那些人，連看他一眼都不看，難道一位年齡與他們父母相齊的老年人，者不值得他們一瞥嗎？為什麼對這樣一位老人家，一毛都不肯拔呢？他們沒有父母嗎？還是原來就如此吝嗇呢？我想他們在酒家就不會吝嗇了。要是在脂粉香國，勢必是慷慨揮霍的。我真不明白為什麼有些人肯把成疊的鈔票，往得不到她們一點真情的女人的懷裡塞，對這樣誠意而又會衷心感謝他們的老人，竟是一顧也不顧？他們的真心那裡去了呢？

老年人並沒有賴在那些商人的面前，他往前走。這次是向前座的三位小姐行禮。那些小姐，打扮入時，穿了摩登的大衣，戴了皮手套，再披上羊毛的圍巾，手臂上勾着很大的皮包。他們看了老人一眼，慢慢地搖搖頭。老年人繼續向前走去。這些站在時代尖端的摩登小姐們，我不知道他們是怕冷，還是嫌麻煩，連打開皮包，拿一毛錢給一個老乞丐都不肯。我才不相信蠻大的皮包內，竟一毛也沒有呢！總算她們還有些表情，沒有浪費老者的時間，她們的搖頭直截地告訴了老人道：「不給！」

我的內心再也忍不住了，準備好將身上所僅有的五塊錢給他。我的修養不到家，膽量也不大，所以不敢在那些富商和大小姐的面前，打腫了臉充胖子，只好揹著書包走到前面的車門，在那兒沒有人，我等著老人過來。

老人一顛一跛地向前走，這回他不該再落空了，是的，幾個公務人員和下班回家的小姐們，都給了他一些零鈔或銅幣，有些軍人也盡量在衣袋裡摸



索。老人懷著感激的心情，深深地向人鞠躬道謝。然而他依然不時的回顧，車長雖沒有來查票，但是他驚悸的程度，一點兒也沒有減輕。

當他快走至車門時，一羣純潔的中學生爭先恐後地掏口袋，五角的銅幣，二角的鑲幣，不停地往他的手上放，老人也不停地點頭稱謝。在微弱的光線下，我隱約地看到老人出自內心的微笑，也見到他的眼角有些濕潤了，接著盈滿眼眶的淚水，溢了出來，流入他臉上那深深的縐紋中，今天他也許已得到的最大安慰了吧？

他終於走到車門，我很尊敬地將手中的紙幣遞給他，他微微一愣，看看我，接著是不停地打拱作揖，這一下使我不知所措，這一點點錢，就教一位與祖父年齡相仿的老人向我這般行禮嗎？真難受極

了，可是我又無法阻止他這樣做，只好也跟著他折腰鞠躬，求個心安。火車將入站，動盪得很劇烈，我扶他走到前一個車廂，他還在不停地彎腰敬禮，然後一顛一跛地走去。我目送著他，內心却默禱著：希望前面一個車廂會帶給他較好的運氣。我在下車前，看了他最後一眼，他仍舊驚懼地回顧——想是看看列車長、查票員來了沒有？

車停了，打開車門，一股刺骨的冷風迎面拂來，連綿的細雨，已經延續一個多星期了。我低著頭披著雨衣，慢慢地走回家去，澎湃起伏的思潮，令我不能安寧，老人的音容舉動，一幕幕地重映在眼前。不知想了多久，也不知想了些什麼，回到溫暖的家，但是在這冰冷的黑夜，雨又不停地下著，可憐的老人，他將棲宿何處？車站內？屋簷下？

## 憶 亡 弟

在一個秋天的黃昏，夕陽早已西墜。由於近日天氣的突變，雖非嚴冬，却也帶著幾分寒意，室外又滴滴答答的下著一場小雨。坐在課堂內的我，始終惦記著家中病榻上可憐的小弟弟。內心紊亂已極，難道我可愛的小弟弟會有不測嗎？

最後一堂課上完後，同學們便一窩蜂的擠出教室，笑嘻嘻的踏上歸程。奇怪，我今天好像心事重重，似乎有著極不好的預兆。一路上默默無語，急著回家見小弟弟蒼白但仍討人喜愛的面孔。

天時已晚，而天空中仍然飄灑着毛毛細雨，更增加了幾分夜色淒涼的氣氛。剛到家門，使我原已不安的心情為之一震。往日，家裡在此時刻，早該扭亮了前堂的燈火，而現在竟是黑漆漆的一片，於是我的內心立刻浮起了一幕淒涼的景象，預料到事態的嚴重。跑入內室，在黃昏黯淡的燈光下，看見母親跪著哭泣，床上躺的正是我終日記掛的小弟弟，如今他已安息了。弟弟！弟弟！你就這樣和我們永別了嗎？你也不想媽媽是多麼的疼你，我是如何的喜歡你啊！像你這樣天真可愛又活潑無邪的小孩子也會被病魔奪去了生命嗎？

我不敢相信這會是真的，可是，這會是夢嗎？如果是夢，那為什麼媽媽就在眼前哭泣呢？不是夢吧？你確實是安安靜靜的躺在床上，不再微笑了，這是真的了。

弟弟！你為什麼如此的不幸呢？又為什麼無言的離去，給媽媽和我留下了無盡的哀傷和回憶呢？弟弟！我自始至終不會忘記你生前天真可愛的一言一笑。我更不會忘記每當我上學前你的淘氣，你常要求我放學後買些糖果回來給你，要我買這買那……，當時我多麼的不耐煩，一點也不把它記在心上。放學回家後，你非但沒向我索取，還仍然如同昔日般高高興興的從家門口跑出來迎接我，向我要書包背在自己的肩上，問東問西，有時書包掉下了，我還責怪你的淘氣呢。生活在快樂中的人，往往不知道自己的幸福。弟弟，請你原諒我為兄的不仁不慈。如今你已安息了，我纔體會到失去了你，我的生活是多麼的乏味，家裡也缺少了生氣。我懺悔，我當時為什麼不達成你的心願呢？現在，就是要我陪你玩一整天，不去上學，買盡了你所要的東西，我也是願意的。弟弟！你能寬宥我嗎？使我不致生活於懺悔之中，回憶於痛苦的自責。